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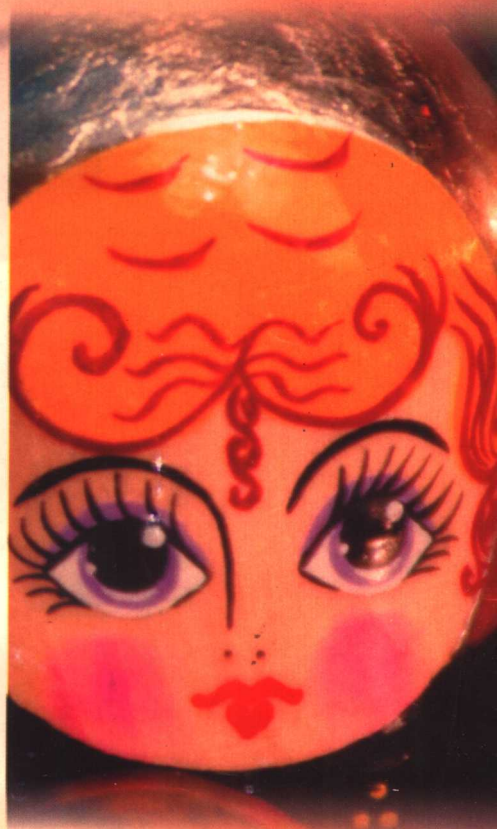
寄小读者散文丛书

冰心主编

ji xiaoduzhe sanwen

阁楼上的 童话

不太熟悉我的人，常以为我是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是最爱和我心中的老河马、大棕熊、兔子、松鼠和小刺猬聊天的。童话给了我许多欢乐，她使我从一个开开心心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快快活活的老头。



张秋生 著

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培

装帧设计 赵洋

内文题图 盛天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阁楼上的童话/张秋生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9

(寄小读者散文丛书/冰心主编)

ISBN 7-5342-2080-7

I. 阁… II. 张… III. 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877 号

寄小读者散文丛书

阁楼上的童话

张秋生 著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05000 印数 1—64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42-2080-7/I·306

定价:7.80 元

张秋生：1939年8月9日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上海少年报社总编辑。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出版儿童诗集《老树墩和小蘑菇》等二十多种，出版童话集《小巴掌童话百篇》等二十多种。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大奖等奖项三十余次。



1998年4月，
摄于上海普
希金纪念碑
前。



1995年11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与陈伯吹先生（右一）、李楚成先生（右二）合影。



1998年3月，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童话创作交流会，与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林良、马景贤、王淑芳合影。



1990年夏，和美国朋友在美国田纳西州留影。

写在前面

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八岁吧（我今年五十九岁了），我家住在上海江宁路一条名叫大德坊的弄堂里，住在一间石库门房子的最高处——三层阁楼上，房间很小，房子外面有一个挺大的阳台。

阁楼很简陋，地板会格格作响。每年夏天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老虎天窗也会格格作响，这时我家就成了危房，全家人都得到楼下阿狗妈家的客堂里避难。

而我却爱在这个时候，独自躲在风雨飘摇的三层阁上读我的童话。那时候，我最迷恋童话，特别是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童话。时隔五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屋的窗户在暴风雨中摇晃，发出可怕的响声；屋顶也在漏水，水滴在脸盆里丁冬丁冬地响着。而我却在为关于“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的有趣故事，乐得哈哈直笑，那阁楼虽说像是

飘摇在风雨中的危船，而在船舱的一角却显得格外宁静，因为那里有个沉迷于童话的小孩。

没过多久，我们全家搬到郊区龙华的一间农舍里，农舍坐落在田野中间，一出门就能见到绿油油的庄稼，和一望无际的田野。我在当地就读的那所小学，可以说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一所小学，占地有五十多亩，校名叫上海小学，边上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海中学。

两所学校连在一起，不仅有很大很大的校园，还有几处很美、很静谧的小池塘。

从逼仄的城市里，来到广阔的田野上，虽说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找到童话书了，但我却读到了更多无字的童话——我读门前的庄稼，读校园里高低错落的树木，读静谧的池塘，读更加广阔的蓝天，读那些小鱼、小虾和蝌蚪，还有可怕的蛇和出没于坟地里的獾和野兔。大自然给了我更多的童话，使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可惜，这样的日子并不长，我又回到了城里。

这次居住的条件更加糟，我们住在昌平路上一间弄堂房子的灶披间里。这里的特点

就是小，小得放不下一张桌子。再就是暗，小小的窗户，面对窄窄的后弄堂，终日见不到阳光。

可就在这时，爸爸给了我一张他工作单位的借书证，我可以每天去借书。每次放学回来，我把借来的书放在窗台上。人呢，跪在一张小方凳上，就着微弱的光亮，我读了巴金先生翻译的《王尔德童话》，读了他写的童话《孩儿塔》，和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还读了其他一些童话、民间故事。我把这阴暗的房子和透着微亮的窗户，想象成古老而幽暗的城堡，而我就在这城堡里，与童话作伴，以丰富的想象演绎着一幕幕公主、王子、巫婆和国王们的故事。房间是狭小而阴暗的，而展现在我面前的世界却是如此光怪陆离，如此色彩斑斓……

这一年，我读小学四年级。

我是一个很笨拙的孩子，虽说我的作文写得还可以，但字总写得歪歪扭扭的，因为老觉得自己写字的速度赶不上思维的速度，字就变得连蹦带跑、跌跌撞撞的。我的数学成绩呢，大概是全班最糟的。记得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学校里还没取消体罚，我遇到一位很凶的女老师，每当她发还算术作

业簿的时候，总要把错一道题的两个同学的头，在一起猛撞一下；把错两道题的同学的头，在一起猛撞两下，以示惩罚。而我有时候要一连和三个同学撞头，因为谁也没我错得多。

记得有一次，我在操场上玩单杠的时候，从高处摔下来，头撞在地上，眼睛直冒金星，而脑子却没有一点损伤。这时，我想起了那位女教师，我有点感激她，是她不断撞我的头，把我撞成“铁脑袋”了。

当时我很自悲，我在同学中个头最高，要比他们高出一个头，可是学习很差劲，动作也很笨拙。后来，读了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我如获至宝。心想我不过是一只丑小鸭，长大了会变成天鹅的。其实，我当时并不像丑小鸭，倒像是一只营养不良的瘦弱的长腿鹤，我是一只孤独的鹤，总是一个人缩着脖子躲在角落里读童话，读小说，读那些朦朦胧胧，一下子还不太容易懂的诗……

时隔五十年，今天我住在中山北路的一幢高楼里，住的是九楼。在我书房的窗下，上海的第一条高架公路蜿蜒而过，能看见来来往往的车辆长队，像蛇一般地蠕蠕爬行着。

没想到的是我依然手不释卷地读着童

话，写着童话。所不同的是我不再身处阁楼和阴暗的城堡，而是和现代化的高楼、现代化的高架公路为伴了。在我的书架上摆着不少安徒生、格林、王尔德、豪夫、林格伦、罗大里的童话，在它们的边上还横放着几册我自己写的童话。

我已经从五十年前的一只瘦弱的小鹤，变成了一只鸵鸟。背有些驼了，头发也白了，不变的是我依然和童话作伴，是一个长不大的人。

我不爱社交活动，不喜欢和朋友在一起抽烟、喝酒、聊天。除了繁忙的工作以外，只要稍有空闲，我就会像鸵鸟，把头埋进书和稿子堆里，构思我的童话。

不太熟悉的人，常以为我是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是最爱和我心中的老河马、大棕熊、兔子、松鼠和小刺猬聊天的，我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开开心心，无话不说的。

童话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她让我热爱生活，热爱朋友，热爱大自然。她给我纯洁的感情，善良的心，她让我从一个开开心心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快快活活的老头。

五十年了，我就是这样捧着童话，从小

阁楼、从田野、从阴暗的城堡，走到今天来的，五十年的光阴不知不觉地流失了。

我心中依然装满童话……

这就是我——一个从小爱听童话、爱读童话，长大以后依然阅读童话、写作童话，五十年来从未离开过童话的人的童话。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第一辑 阁楼上的童话

阁楼上的白云	1
阳台上的玉蜀黍	8
弄堂里的神秘小屋	14
健冬弟弟和白脚花狸猫	23
我读懂过“蝌蚪文”	30
用“绳子”吊上来的“王子”	36
那一年,开学的时候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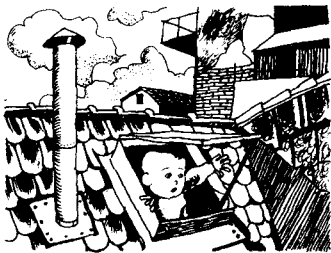
第二辑 童年的小步舞曲

童年的小步舞曲	51
我拥有的第一个星空	56
我营建的第一个花园	63

童年诗伴	69
付款的土豆和赊账的蕃茄	77
绿色草坪上的梦幻	84
久违了,昆虫	90

第三辑 我拥有普希金,从童年开始

童年时代的编辑梦	97
学生时代与书店	103
我拥有普希金,从童年开始	111
猫的微笑和五彩的世界	122
听任溶溶先生讲故事	133
我喜欢的诗人圣野先生	145
怀念乐平先生	153
最后的丰子恺	160
细雨霏霏送伯老	169
说说我自己	179
狮子座兔子的自白	180
怀着感激之情写作	184



阁楼上的白云

故居在一条宽阔而幽静的马路上，在一条不太长，但却连接着几条纵横交错的小路的弄堂里。

故居有着红红的砖墙和黑黑的瓦片，它有着窄窄而黑暗的楼梯，从灶间门口，经过亭子间、后楼、前楼，一直通往三层阁楼。

我从一岁到十二岁，就生活在这狭小的三层阁楼里。

当时家里很穷。

从住的房子就知道了，在这种被称为石库门的房子里，最有气派的是客堂间。客堂面对的是两扇大大的黑漆门，前面有着敞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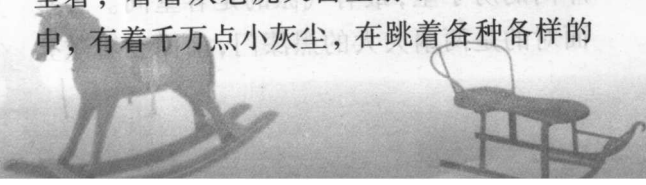
的天井。宽敞的前客堂，犹如现代居室里的客厅，再后面便是小小的卧室，那是一间被称作后客堂的暗间。

石库门房子，最舒服的是冬暖夏凉的前楼，夏日打开八扇长窗，凉风习习；冬日里，一室阳光，温暖如春。

三层阁楼和灶披间，这是最差劲的房间。灶披间阴暗潮湿，但它在底层的后部，往往被人家借去开个小铺子。我们楼的灶披间，就是开着一家小小的裁缝铺子。裁缝铺子的老板和他的徒弟们，整天低着头弯着腰，在缝制着好像永远也缝制不完的衣服。

三层阁楼呢，天地狭小且不去说它，地板还很差劲，走上去会吱格吱格作响，稍不小心，有水泼翻，楼下前楼姆妈便会提出抗议，水漏到他们家去了。阁楼光线很差，只在房顶上有一扇小小的老虎天窗。有时天好，便有一束阳光斜射下来，仿佛是舞台上的灯光。

我小时候，常常躲在房间的角落里，那里很低，大人无法站直，正好是我们孩子活动的天地。我那时也没有什么玩具，只是傻坐着，看着从老虎天窗里射下的一束光线中，有着千万点小灰尘，在跳着各种各样的



舞。这便是我唯一的娱乐。

七八岁以前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因为那时生活得很拘束，很单调，在房间里从来不敢蹦、不敢跳、不敢做什么大动作，因为前楼伯伯常常说：

“你们跳一跳，我们楼下就响声隆隆，灰尘蓬蓬了。”

只能老实地坐着，蜷缩在角落里。雨天，听雨点儿打在房顶上，和瓦片交谈；晴天呢，就看灰尘在阳光里跳舞。

一直到九岁那年。

我已经读二年级了，但读得很不愉快。

原因还是家里穷，学费常常不能按时交，衣服也穿得补丁叠补丁，所以老师瞧不起，总是骂我笨。老师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笑嘻嘻地把他们搂在身边，用一种甜蜜蜜的声调和他们讲话。看见我呢，她用两根长长的指尖，提着我的衣服，把我拉到她身边，她用一些很挖苦的话骂我，数落我。

在我们弄堂对面，是一家产科医院，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医院的围墙里，长着一棵高高大大的法国梧桐树，树上有着几十个乌鸦窝。

每天放学回家，那些乌鸦也欺侮我，总

在我头上“哇哇哇”大叫三声。大人们说，那是要倒霉的。于是我赶紧在地上呸、呸、呸，吐三口唾沫，据说这样才能把不吉利的乌鸦叫化解掉。可是唾沫刚一吐完，又有一只乌鸦在我头上哇哇叫了，早知道我不应该把口水都吐完，现在要吐也没有口水了，我活该要倒霉。

在学校里、家里，我都很伤心、很沮丧，整天绷着脸，沉默寡言，见谁都不爱答理。

老师、同学和邻居，都说我是一个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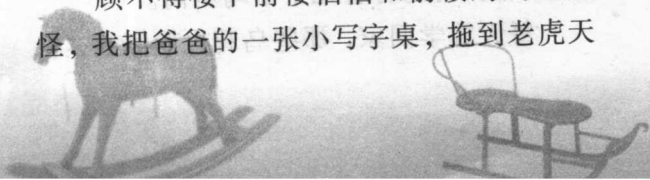
那天，是星期天吧。爸爸上班去了，妈妈出门买东西。

我独自躺在我的小板床上，仰面望着老虎天窗。

突然，我发现一朵云，总在老虎天窗外瞧着我，她一动也不动。后来，我还看见白云在向我招手，我第一次觉得有谁用这样亲切的姿势向我招呼，我心头热呼呼的，也向白云连连招手。

白云伸出两只手向我频频招呼，看来白云没法来到我身边，她在示意我向她靠拢。

顾不得楼下前楼伯伯和前楼姆妈的责怪，我把爸爸的一张小写字桌，拖到老虎天



窗前，我爬上了桌子，踮起脚尖，把头探出窗外。

啊，那朵白云离我近了，她在笑，她在说：

“来啊，来啊，再和我靠近些！”

我再往桌子上搁了一张小凳，我便使劲爬出了窗口，坐在窗沿边的屋顶上。

长那么大，我是第一次坐在屋顶上。

从高高的屋顶上看出去，天地是那么的广阔，平时看来很高的房子，此时在我眼皮底下了。我一直能看到那么远，我仿佛成了童话中的国王，一下子拥有了无比宽广的天地。

白云问我：“你很开心，是吗？”

我抬头对白云说：“是的，我现在真的很开心！”

白云说：“你的天地会很广阔的，不要整天不快活。”

我说：“我总是想我会倒霉一辈子的，因为乌鸦老在我头上叫。”

白云笑了，笑得那么可亲可爱，她说：

“乌鸦平时不总在你头顶上吗？它们不在你头上叫，难道还能在你脚底下叫吗？你看看，现在乌鸦在哪儿？”